

文 心 雕 龙 选 译

周 振 甫 译 注

中 华 书 局

1980 年 · 北京

文 心 雕 龙 选 译

周 振 甫 译 注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 印张 2 插页·233 千字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500 册

统一书号: 10018·446 定价: 1.15 元

例 言

一、本书试译《文心雕龙》三十五篇。《文心雕龙》原分上部二十五篇，下部二十五篇。本书对下部全部译出。上部原分“文之枢纽”五篇，本书试译其中重要的四篇，即《原道》《徵圣》《宗经》《辨骚》，只有《正纬》未译。又分“论文序笔”二十篇，本书试译“论文”的有韵文部分的前三篇，即《明诗》《乐府》《诠赋》，“序笔”的无韵文部分的前三篇，即《史传》《诸子》《论说》。其他的有韵文象《颂赞》《祝盟》等、无韵文象《诏策》《檄移》等大都属于古代的应用文，都没有译。

二、刘勰在《序志》里把原书分为五部分：一，“文之枢纽”，是文学理论的根本部分，即全书总论；二，“论文序笔”，是按照不同体裁来讨论有韵文和无韵文，即文体论；三，“剖情析采”，即探讨内容和形式的创作论；四，《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为一组，即从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和作家品德论的角度来探讨文学评论。五，《序志》是全书的总序。本书就按照这五部分排列，标明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文学评论，使全书的结构更其明显。又把《梁书·刘勰传》和《序志》合称序传，列于全书之首。

三、《文心雕龙》是有严密体系的，但《物色》的排列似不合适，《物色》似不应排在《时序》的后面。根据《神思》的赞里谈到创作论的次序，“物以貌求”排在“刻镂声律”前面，因此，调整了《物色》的篇次。又根据刘勰把序言放在末了的习惯，指出创作论末了的《总术》具有创作论的序言性质，把它移到创作论的开头，使它的讨论文笔的话，可以和文体论的论文序笔紧密衔接，更容易理解创

作论的体系。

四、本书就所分列的各部分，都作了简单说明。有的说明一部分中各篇的逻辑结构的，有的说明一部分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稍作评价。

五、《文心雕龙》原文，本书即用通行的清代黄叔琳辑注本，删去了它的文字校注。原文有误字、衍文、脱字和异文的，根据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的校勘，还参考其他各家的校勘加以增补改正。凡是加进去的增补改正的文字一律用小字来和原文区别；原文是多余的、错误的，或有更好的字可换的，一律加上方括号。换言之，加方括号的原文表示是应该删去的，小字表示应该补上或代替删去的原文。如《附会》：“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轡如琴；〔并驾齐驱，而一轂统辐〕；”译作：“因此，驾车的四匹马气力虽然不一样，马缰绳却能拉得象琴弦那样和谐。”这就表示方括号里的话是后人加的，不是原文，要删去，所以没有译。据考证，嘉靖本、五家言本、《御览》五八五引都没有“并驾齐驱”两句。再说正因“驷牡异力”，所以有待于驾驶者的驾驭得“六轡如琴”，与“并驾”和“一轂”完全无关，跟上下文不相应，所以知为后人所加。又如《声律》：“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夫〔商徵〕宫商响高，〔宫羽〕徵羽声下。”这里，原文脱去“关键”两字，补上时用小字来表示。又原文的“商徵”应改作“宫商”，原文“宫羽”应改为“徵羽”。这里在“商徵”“宫羽”上加方括号，表示这四字当删去，用小字“宫商”“徵羽”来代替。总之，加方括号的表示要删去的原文，小字表示补进去的文字。

六、本书在每篇前对内容作了浅释，有时也稍加阐发。对内容不够正确处也稍加批判。

七、注释求简，主要参考范文澜同志《文心雕龙注》，兼采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补注稿。补注稿还没有刊行，凡引用补注稿处都注明杨注。

八、译文逐句直译,只是起到句解作用,用来简化注释。因此把段落分得短些,译文就附在每段下,便于对照。

九、译者限于水平,不论在直译或简注上,在各篇的浅释或各类的说明上,一定有不恰当甚至错误处,统希专家和读者加以指教,以便改正。

目 次

例言	1
序传	1
梁书刘勰传	3
序志第五十	6
总论	15
原道第一	17
徵圣第二	25
宗经第三	33
辨骚第五	41
文体论	51
明诗第六	55
乐府第七	65
诠赋第八	74
史传第十六	83
诸子第十七	97
论说第十八	107
创作论	119
总术第四十四	121
神思第二十六	128
体性第二十七	136
风骨第二十八	143
通变第二十九	150

定势第三十.....	158
情采第三十一.....	166
熔裁第三十二.....	173
物色第四十六.....	179
声律第三十三.....	185
章句第三十四.....	193
丽辞第三十五.....	200
比兴第三十六.....	207
夸饰第三十七.....	214
事类第三十八.....	221
练字第三十九.....	230
隐秀第四十.....	238
指瑕第四十一.....	246
养气第四十二.....	253
附会第四十三.....	259
文学评论(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	265
时序第四十五.....	266
才略第四十七.....	283
知音第四十八.....	296
程器第四十九.....	303

序 传

序传指《梁书·刘勰传》和《文心雕龙·序志》两篇。从传里可以了解刘勰的生平，从序里可以了解刘勰写作的目的和《文心雕龙》全书的内容提要。

从传看，刘勰出身在没落的官僚家庭。由于他的父亲早死，家境贫困，他在定林寺里跟着僧祐生活了十多年，帮僧祐编定佛教经藏。这是他在南朝齐代的经历。序里说他过了三十岁，曾经梦见孔子，于是想到写《文心雕龙》，说明本书是在他三十多岁时写的。本书写定于齐代末年，约在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前后，上推三十多年，刘勰约生在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前后。刘勰把书送请沈约鉴定，当在齐末梁初，所以梁武帝在天监元年(502)用他做“奉朝请”，是没有实缺的官，当是沈约推重后的事。他在梁代做东宫通事舍人等官，曾上表请改用蔬果来祭天地。按《梁书·武帝纪》，天监十六年(517)十月开始用蔬果祭宗庙，那末刘勰上表当在十六年十月以后。后来梁武帝派他去整理经藏，完成后出家，出家后不满一年去世。他的去世当在梁武帝普通元二年(520—521)前后。这是根据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注》的《序志》篇里的说法。

对于刘勰的卒年，有一种新的说法，认为按照南宋和尚祖琇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里说：“(大同)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以下节录《南史·昭明太子传》)名士刘勰者，雅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以下节录《南史·刘勰传》)表求出家。先燔须自誓，帝嘉之，赐法名惠地(《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乙)。”认为昭明太子萧统死在中大通三年(531)，根据《通论》，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当

死在中大通四年(532),较范文澜同志的推算,刘勰该多活十一年。

从南宋和尚祖琇的记载看,他并没有掌握新的资料,他引用的还是《南史》。在《南史》里没有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的记载,祖琇也没有说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他在《通论》里的记载,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即先列昭明太子,是主要的。由于刘勰是昭明太子的东宫通事舍人,所以连带叙及,这里并不含有刘勰在萧统死后出家的意思。再说,祖琇对于系年是并不严肃的,象萧统死在中大通三年,他却把萧统系在大同三年(537)。因此,《通论》里的记载并不可据,还是范文澜同志的推算比较可靠。

刘勰的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代,这三代文风,照刘勰说来,就是“讹滥”(《通变》《定势》《序志》),讹是追求诡异新巧,颠倒字句,违反正体;滥是浮靡。讹滥的文风把创作引入歧途,他要从理论上加以挽救。他在《序志》里指出文章的作用:“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要用文章来著作国家的大典礼和法制,歌颂君臣的功德,记载国家的军政大事。这样讲,主要是说明文章要有内容,讲实用,目的在反对讹滥的文风。这是他所以笃信佛教而在《序志》里推重儒家的原因。他论文而推重儒家,目的在挽救文风的流弊,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也不是要用儒家经书质朴的文辞来写作,他推重的是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骈文。那末他的《原道》《徵圣》《宗经》,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要求,要求学习经书写出内容充实的文章来。

刘勰所处的宋齐梁时代,豪门世族过着腐化堕落的靡烂生活,当时浮靡的文风正是世族淫靡生活的反映。宋齐两代的君主都出身素族,他们取得政权后,既要依靠豪门世族的支持,又要依靠儒家的礼制来进行统治。刘勰的反对讹滥,不是站在豪门世族一边,不同意他们腐化堕落的生活,这跟他家境贫寒有关。所以他的反对讹滥的文风,有它的积极面。还有,他精研佛家的经书,编定经

藏，那要网罗一切佛家的经律论，区别部类。这使他的论文，也要网罗古今文章，分别部类，加以论述，使他写出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著作，超越了前人。当时，在文学的形式方面，正向情采、声律、丽辞上发展，但声律还没定型；在内容方面，更向淫靡一边堕落下去。刘勰在这两方面都看到了，看来他比钟嵘高明。钟嵘没有看到声律上的发展，他在《诗品》里说：“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对声律论采取否定态度。刘勰看到了这方面的发展，由于当时声律论还没有定型，所以他作了专篇论述，提出了合理建议，对声律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钟嵘的《诗品》写在梁武帝时代，当时的文学正向宫体诗堕落下去。刘勰的《文心雕龙》写在齐代，已经看到了这种堕落的趋势，他在书中反复提出纠正讹滥问题，可是在《诗品》里却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当然钟嵘也有超过刘勰的地方，象他的强调五言诗：“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只是刘勰的地位低，而文学的堕落从统治阶级的上层开始，他不可能挽转这种风气。但他在文学形式和内容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成为当时文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后来文学的发展，一方面使格律诗趋向定型，一方面提出风骨来反对六朝的淫靡文风，正证实了刘勰的文学理论。

梁书刘勰传

刘勰字彦和^①，东莞莒人^②。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③。父尚，越骑校尉^④。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⑤，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⑥，勰所定也。

①勰(xié 协)：和合的意思，所以字彦和；彦是美才。 ②莒：今山东莒

县。东晋时莒县已经沦陷，东晋明帝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南东莞郡，刘勰的祖和父都住在京口。 ③司空：位在丞相下，主管治理水土等官。 ④越骑校尉：武官名，统率材力超越的骑兵，位次于将军。 ⑤僧祐：齐代高僧，在定林寺主持搜集校订佛经，编定经藏。 ⑥经论：佛说叫经，解释经义的叫论，把经论等编成大丛书叫经藏。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⑦。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⑧。出为太末令^⑨，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⑩。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⑪，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⑫，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⑬，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⑦天监初：当为天监元年或二年（502—503）。奉朝请：官名，是一种没有实缺的官，近于虚衔。 ⑧中军：中军将军。临川：郡名，治所在江西南城县。萧宏：梁武帝弟，官至太尉。兼：兼官，以奉朝请兼记室。车骑仓曹参军：在临川王府里做参军，掌管车骑仓库的事。参军，王府属官。仓曹，仓库部。 ⑨太末：今浙江龙游县。 ⑩仁威：仁威将军。南康：郡名，治所在江西南康县。南康王萧绩：梁武帝第四子，官至安右将军。东宫通事舍人：在太子宫执掌呈进文书的官。太子是昭明太子萧统。萧统爱好文学，喜接待名士，编有《文选》，是一部著名的诗文选本。 ⑪七庙：天子的祖庙有七座。二郊：祭天地。农社：祭社稷，即谷神和土地神。 ⑫尚书：尚书省，朝廷政务机关之一。 ⑬步兵校尉：京中武官之一，当是兼官，他还在作东宫通事舍人。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⑭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⑮。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⑯。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

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⑭。证功毕^⑮，遂启求出家，先爇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⑯。文集行于世。

⑭这里引的即《序志》篇。 ⑮沈约：在齐官做驃骑司马。入梁，升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他是当时文坛领袖，主张诗文要讲究声律。 ⑯货鬻(yù)：贩卖。 ⑰敕：皇命。沙门：和尚。刘勰前已编定经藏。这时，佛教的著作又有增加，梁武帝命令他重新修订。 ⑱证功：佛教以编定经藏为功德，所以称证功。 ⑲期(jī基)：满一年。

序志 第五十

《序志》是全书的总序，原来排在最后，现在为了便于阅读，把它提前。

这篇先解释书名。“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这是一；“雕龙”指雕刻龙文，比作文的要讲究文采，但不要光讲究文采，这是二。讲作文的用心，就把讲作文的纲领，讲创作论、文体论、文学评论都包括进去了。讲文采，就把当时南朝人看重文采的特点显示出来了。那末本书所谓“文”，是指什么呢？是指文章。文章有两类：一类是文学的，一类是非文学的。本书里讲的文章，这两类都有；所以本书既是讲文章理论的著作，也是古典文学理论的杰作。

接着，讲本书的写作目的：一是希望留名后世，这是儒家的传统想法。文中突出地写他对孔子的崇拜。二是说明文章的功用，并结合它来挽救当时走上歧路的文风。他认为文章的功用，在于用来完成礼制、法典等制作，并宣扬政绩，记载军国大事，是经典的支流。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陆机《文赋》里说，“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即继承周文王、武王的教化，加以宣扬。这些都和刘勰的论点一致，不过刘勰讲得更具体充分些。他还要拿这种理论来挽救当时浮靡的文风，这就有了意义。三是不满于从魏晋以来论文章的著作，这些著作总的说来，只看到一角，不能作全面的论述，缺乏穷源到流的考察。象《典论·论文》、《与杨德祖书》、《文赋》、《翰林论》都没有穷源到流作史的考察；象《文质论》、《文章流别论》虽作了史的考察，又不能在写作上作全面的论述。刘勰既作了全面论述，又作了史的考

察,这是他在论文章上超过以上诸家的地方,所以《文心雕龙》能够成为体大思精之作。

接下来讲全书的结构。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之枢纽”,相当于文章纲领,包括《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这部分要说明文章的根源是道,刘勰认为,最能认识道的是圣人,所以要向圣人学习。圣人在经书里用各种不同的体裁来阐明道,所以要从经书里考察各种文体。文章还要写得有文采,所以要从纬书里去吸取文采;文章还要讲究变化,所以要学习从《诗经》到《离骚》的变化。这样,从文章根源、学习对象、文体源流到文采、变化都讲到了。第二部分是文体论,包括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这二十篇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讲有韵文的是十篇,后一部分讲无韵文的也是十篇。这部分讲各种文体起源和流变,解释各种文体的名称意义,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来加以论述,说明各体文的写作方法。总论和文体论,这两部分合称上篇,就是上部,共二十五篇。第三部分是创作论,这部分分析情理和文采,讲究写作的系统条理,研究文思、风格、体势、变通、谋篇、修辞、声律、章句等创作问题。第四部分讨论文学史观、作家论、鉴赏论、作家品德论。这两部分从《神思》到《程器》共二十四篇,加上总序《序志》,合二十五篇,称为下篇,就是下部。上下部合成五十篇,对写作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最后再说一下每篇末了的赞。于篇末加赞有两种情形:一是别出新意的,有些意思不宜于写入篇中,就在篇末的赞里说,象《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就是。一是总结上文,象《后汉书》传后的赞就是,这种赞是从佛经的“偈”演化出来的。本书中的赞这两种都有,以后一种为多。本篇的赞指出人生有涯,外物无穷,所以“逐物实难,凭性良易”,这是属于前一种,即赞里别出新意。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总序的赞,主张“凭性良易”,即顺着个性去完成作家和作

品的风格比较容易,这就与第一篇《原道》的主张“自然”相应了。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①,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骀爽之群言雕龙也^②?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③,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④,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⑤,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文心”是讲作文的用心。从前,涓子写过《琴心》,王孙子写过《巧心》,“心”是太灵巧了,所以用它来做书名。从古以来的文章,靠修饰和文采来构成,难道是效仿修饰语言有如雕刻龙纹一般的骀爽吗?宇宙无穷,常人和贤才混杂,拔尖的,超出一般的,只靠才智罢了。时间飞快过去,人的才智不能永存,要使声名和事功留传下去,只有靠创作罢了。人的容貌象天地,天性具有仁义礼智信,耳目好象日月,声气好象风雷,他超出万物,也已经算是灵智了。可是他的形体同草木一样脆弱,只有声名胜过金石的坚固,可以不朽,因此君子在世,要立德立言。这样立言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是为了不朽而不得已啊!

①涓子:战国楚人,亦作娟子,即环渊,是道家,著有《琴心》。王孙子:是儒家,著有《巧心》。②雕缛:修饰和文彩。缛,文彩丰富。骀爽(zōu shì 邹式):战国时齐人,他善于修饰语言,象雕刻龙纹,当时人称他为“雕龙爽”。③绵邈:遥远。黎:黎民,百姓。献:贤人。④性灵:人的秉性灵秀。居:停留。⑤把人的耳目呼吸比做日月风雷,这是汉朝人的迷信说法。《汉书·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五才:本指五行,这里

承“五常之性”来，指仁义礼智。又五行既指金木水火土，也指五常。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⑥。旦而寤，迺怡然而喜^⑦。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⑧！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⑨！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⑩，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⑪，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⑫。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⑬；尼父陈训，恶乎异端^⑭；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⑮，乃始论文。

我在七岁时，竟梦见彩云象锦绣，便扳上去采它。过了三十岁，曾经在夜梦中拿着朱红漆的祭器，跟着孔子向南走去。早上醒来，就很高兴。伟大的圣人是很难见到的，竟降临在小子的梦中！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象夫子那样的人！要阐明圣人意旨，最好是注释经书，可是马融、郑玄许多大儒，发挥得已很精辟；我即使有深刻的理解，也够不上自成一家。只有文章的作用，确是经典的旁枝，五种礼制靠它来完成，六种法典靠它来施行；君臣的政绩得以照耀，军国的大事得以显明，都离不了文章。推究到根源，各种文章没有不是从经典里来的。可是由于离开圣人太遥远，文章的体制遭到破坏，作家爱好新奇，看重浮靡诡异的语言，好比在彩色鲜明的羽毛上涂上颜色，在不用刺绣的皮带上去刺绣，离开根本越来越远，就要造成乖谬和浮滥。《周书》讲到文辞，重在体会要义，孔子陈述教训，憎恨异端；要从孔子的教训里辨别异端，应该从《周

书》的话里体察作文的要义，于是握笔调墨，才开始论文章。

⑥孔子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所以“逾立”为过三十岁。礼器：祭祀用的笏（竹制圆器）豆（木制，象高脚盆子）。仲尼：孔子的表字。
⑦寤：睡醒。迺：同乃。怡然：状喜悦。⑧垂梦：示梦，在梦中显现。
⑨夫子：老师，指孔子。⑩敷赞：敷衍赞明，即发挥说明。马、郑：皆为后汉大儒。马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书》《三礼》等。郑玄，马融学生，注《易》《诗》《书》《礼》《仪礼》《论语》《孝经》等。⑪五礼：吉、凶、宾、军、嘉。六典：治典（指治理，即政治）、教典（指教化）、礼典（指礼乐）、政典（指平定天下，即军事）、刑典（指刑法）、事典（指生养，即经济）。见《周礼·大（太）宰》。⑫鞶（bān 般）：皮带。帨（shuì 税）：佩巾。皮带上不好刺绣，也不需要刺绣；帨字可能只作陪衬用。訛（é 俄）：谬谈，指颠倒文句等，见《定势》篇。⑬指《尚书》中周朝的书《伪毕命》：“辞尚体要。”⑭孔子字仲尼，尊称为尼父。《论语·为政》：“（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⑮辞训之异，宜体于要：当是互文，即陈训恶异，论辞体要。搦：握。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①⑥}，陈思序书^{①⑦}，应瑒文论^{①⑧}，陆机《文赋》^{①⑨}，仲治《流别》^{②⑩}，弘范《翰林》^{②⑪}。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②②}，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②③}，陈书辩而无当^{②④}，应论华而疏略^{②⑤}，陆赋巧而碎乱^{②⑥}，《流别》精而少[巧]功^{②⑦}，《翰林》浅而寡要^{②⑧}。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②⑨}，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诒，无益后生之虑。

细看近代论文章的作家是不少了：如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陈思王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瑒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它们各自看到一角，